

“早产”数据、“僵尸”数据、“美容”数据

中央环保督察批洞庭湖区化肥减量弄虚作假



新华社北京4月28日电(记者秦交锋、史卫燕)乡镇尚未报送,县里就在直报平台上报了所谓统计结果;号称化肥使用量减少,但报送的数字却连续几年一模一样;化肥使用量实际增加而统计称减少……

近日,“新华视点”记者跟随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在湖南省洞庭湖区岳阳、常德、益阳三市调查发现,当地在化肥减量工作中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玩“数字游戏”,“早产”数据、“僵尸”数据、“美容”数据奇葩频出。

统计数据称连年“减量”,农民却表示“没变化”

洞庭湖平原是我国水稻主产区,化肥所产生的农业面源污染是洞庭湖重要污染排放来源。生态环境部、农业农村部2018年11月印发《农业农村污染防治攻坚战行动计划》提出,到2020年洞庭湖周边地区化肥使用量比2015年减少10%以上。

经过近几年的环境综合整治,洞庭湖区环境污染的趋势得到一定程度遏制,但洞庭湖以及岳阳华容东湖、常德珊泊湖、益阳大通湖等湖泊水质总磷浓度仍然超出国家Ⅲ类水质标准,区域环境压力巨大。去年6月份公布的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显示,洞庭湖区三市种植业污染排放量总磷为1382吨、总氮为15129吨,分别占总排放量的19.51%、25.82%。

近两年,洞庭湖区三市开展化肥使用减量工作。根据统计数据,2018年提出10%减量目标后,湖区三市2019年化肥使用量环比减幅剧增,岳阳、益阳甚至超过了10%。此前,三市化肥使用量多年保持相对稳定。

目前,2020年化肥使用量的数据还没有公布,但对比2019年、2015年化肥使用量,湖区三市中益阳市已完成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减量10%以上的目标,减量达16.2%;岳阳基本完成目标,减量9.9%。

然而,当地百姓的实际感受却与上述“漂亮”的成绩单形成反差。记者跟随督察组在湖区三市实地走访、电话回访了近30家农户和种植大户。群众一致反映,近年来化肥使用量并没有减少。

在益阳市沅江市,记者根据农业农村局提供的农户地块施肥情况跟踪调查原始记录表,了解多位农户近两年化肥减量情况。

阳罗洲镇一位石姓农民表示,每亩两季作物



要用3包复合肥,每包80斤,这两年每亩的化肥使用量“差不多”。

在常德市汉寿县围堤湖乡地头,一位种了30多亩菜的农民介绍,现在主要用高钾复合肥,一亩要用200多斤。“肥料用得不重的话长不起来”,这几年使用量“没有变化”,气温低还要多用些。

奇葩的统计数据:“早产”“僵尸”“美容”

记者跟随督察组调查发现,一些基层部门化肥减量过程中弄虚作假,统计数字存在诸多怪相:

——“早产”数据。

督察发现,一些县级统计部门在所辖乡镇尚未上报化肥使用数据的情况下,已在统计直报平台上报了当地的化肥使用量。

统计联网直报平台显示,常德市汉寿县2021年2月3日上报数据,2020年的化肥使用量(折纯量)为61342.64吨。汉寿县统计局填表人称,上报的数据汇至于各乡镇所报的数据。然而,督察组4月19日现场督察时,汉寿县统计局却不能提供各乡镇2020年度化肥使用量的报表。

直报平台显示,岳阳市华容县统计局2019年12月30日填报2019年度化肥使用量,2020年1月10日修改过一次数据。然而,该统计局提供的一张万庾镇2019年度的报表显示,填表日期为2020年1月16日,晚于平台数据最终上报时间。

——“僵尸”数据。

根据华容县统计年鉴,岳阳市华容县2019年化肥使用量(实物量)为172060吨,比2018

年减量51023吨。然而,根据2019年度华容县14个乡镇上报的数据进行合算,全县共使用化肥205887吨,比年鉴公布的数据高出33827吨。

更令人费解的是,在普遍称“化肥使用量下降”的统计结论下,有的乡镇上报的数据连续几年一模一样。华容县禹山镇工作人员提供三张统计表显示,该镇2016年、2019年、2020年化肥使用量均为31680吨。华容县统计局提供的资料则显示,2018年、2019年、2020年连续三年,禹山镇上报的化肥使用量同样均为31680吨。

——“美容”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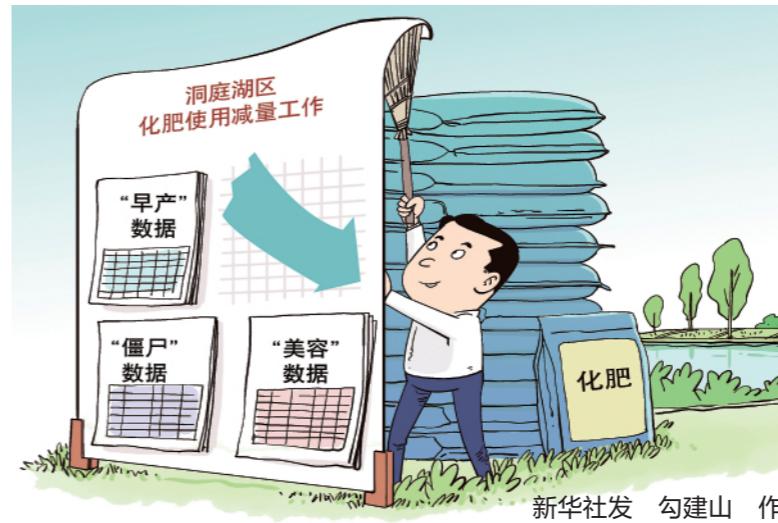
根据常德市农业农村局提供的2019年度大田监测点施肥情况统计表,全市112个监测点仅有29个施用有机肥,汉寿等地没有监测到施用有机肥。但是,根据该局提供的常德市化肥减量增效技术措施减量统计表,汉寿却上报称,通过有机肥替代实现了977.4吨的化肥减量。

沅江市农业农村局提供的数据显示,2020年当地油菜种植面积减少约4万亩,按照每亩减少肥料用量22公斤计算,总计减少880吨,占当年减量的29.4%。然而,根据沅江市各乡镇测土配方施肥推广面积进度明细月报表,2020年沅江市油菜种植面积实际增加了5万亩。

沅江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称,出现这种情况是“计算失误”。

入户调查流于形式,须对统计数据弄虚作假严肃查处

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林牧渔业统计调查制



度》,化肥使用量作为农业生产条件之一,实行全面统计报表制度。

一位基层统计干部坦承,在实际统计工作中,对化肥使用量的数据重视程度不如GDP、固定资产投资等。有些乡镇报数据,只是通过电话口头或者微信里报一下。

湖南省明确要求,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应用情况要进行入户调查,但一些地方具体执行时却流于形式。更有甚者,汉寿县农业农村局不仅没有认真开展相关工作,还临时编造虚假台账应付督察组。

根据湖南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责任规定,省统计局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评价、监测,严肃查处统计数据弄虚作假行为。

督察组认为,岳阳市、常德市、益阳市三地党委、政府思想认识不到位,没有深刻理解化肥减量与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关系,没有深刻认识化肥减量对洞庭湖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重要意义,解决洞庭湖区农业面源污染的内生动力不强。落实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不力,化肥减量工作不严不实、敷衍了事、浮于表面。

2019年2月,在国家《农业农村污染防治攻坚战行动计划》的基础上,湖南省制定印发《湖南省农业农村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方案》,再次强调洞庭湖周边地区化肥使用减量目标,明确要求“各市州根据本文件制定出台具体实施方案或细则”。但督察发现,常德市直到2019年8月才印发实施方案,岳阳市、益阳市甚至至今未制定相关方案。

督察组将进一步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并按要求做好后续督察工作。

新华社沈阳4月28日电(记者丁非白、刘欣宇)近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在辽宁省督察时发现,辽宁一些地方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管控不到位,有的地方政府甚至违规推动“两高”项目建设,全省减污降碳、持续改善环境质量压力较大。

辽宁省是我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之一,全省能源结构偏重,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费依赖性较强。2020年,辽宁省规模以上工业综合能源消费量1.62亿吨标准煤,较2018年增长22.7%。其中,六大高耗能行业综合能源消费量1.47亿吨标准煤,较2018年上升27%。

依据国家有关规定,政府和企业投资项目需在开工建设前取得节能审查意见;对未进行节能审查,或审查未获通过,擅自开工建设或擅自投入生产、使用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由节能审查机关责令停止建设或停止生产、使用。

督察组发现,辽宁省各市上报的拟投产达产重点用能项目中,有37个项目没有取得节能审查意见就擅自开工建设或建成投产,但辽宁省有关部门对这些项目没有及时下达责令停止生产文件。

昌图县现代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区热电联产项目一直未办理节能审查手续,也未取得环境影响评价、施工许可等行政许可。为加快项目建设,2020年12月昌图县政府专门召开县长办公会议,确定项目在未取得开工前有关审批手续的情况下,可先行开展平整场地和桩基础施工等工作,甚至要求相关审批和主管部门对项目建设不予处罚。该项目于2021年1月10日即开始桩基础施工,目前已完成2台锅炉桩基础工作,完成投资2000万元,地方有关部门对其违法行为未及时进行处罚。

锦州丰安实业有限公司180万吨/年焦化、12万吨/年甲醇工程为锦州市义县2020年重点项目。2020年6月,该项目在未取得节能审查、施工许可等手续的情况下擅自开工建设,现场督察时仍在施工,目前已完成投资14.6亿元,总工程进度达70%。

鞍山恒盛铸业有限公司炼铁1350立方米高炉产能置换项目一直未取得节能审查意见,但项目于2020年6月就开工建设,去年底投入试运行,今年第一季度已满负荷生产,生铁累计产量达34万吨。

此外,依据相关规定,辽宁省有关部门应对未完成能耗强度降低目标的市政府实行问责,对未完成能耗总量控制目标的市实行高耗能项目缓批限批。

督察发现,2018年抚顺和本溪等7个城市、2019年丹东和铁岭等4个城市未完成能耗强度降低目标,辽宁省一直未实行问责;2018年营口、盘锦等10个城市未完成能耗总量控制目标,应实行高耗能项目缓批限批,但2019年辽宁省又先后通过了上述有关城市申报的5个高耗能项目节能审查,设计新增能耗142万吨标准煤。

督察组指出,辽宁省一些地方和部门对绿色低碳发展认识还不够到位,对“两高”项目管控不力。有关部门对“两高”项目节能审查监管责任落实不到位,能耗“双控”工作抓得不紧。

督察组将进一步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并按要求做好后续督察工作。

三十七个项目未取得节能审查就上马



这是2019年10月21日拍摄的昆明滇池(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胡超摄

新华社昆明4月28日电(记者杨静)清晨的阳光洒在杉树林,一些市民在绿荫下晨练,鸟儿在空中飞翔,湖边的白鹭在觅食。

这是位于滇池畔的云南昆明市官渡区星海半岛生态湿地,也是市民游客休闲的打卡地。但谁能想到此前这里污水横流、苍蝇乱飞。“不想踏入半步。”官渡区水务局湿地管理中心负责人牛永刚说,他和滇池湖滨湿地打了20年交道,以前这里湖滨地带满是农房和农田,各类污水直排入滇池,一些村民常偷偷到滇池捕鱼。

这是滇池湖滨变迁的一个缩影。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滇池水质持续恶化,成为我国污染最严重的湖泊之一,周边湿地也开始萎缩。

“湖滨湿地是高原湖泊治理的重要内容。”云南省水利厅河长(湖长)制工作处处长林志祥说,多部门协力共治,滇池水质明显好转,去年滇池全湖水质为Ⅳ类,连续第三年达到同等水平。

随着“四退三还”的推进,人湖争地的情况逐步缓解。“复垦复绿只是第一步。”牛永刚说,2017年星海半岛生态湿地建成后,湿地中的水动力不足。他们新修了生态沟渠,把水引入湿地,良好的湿地生态系统的建立和修复对滇池治理也起到积极作用。

湿地被誉为“地球之肾”,是生物多样性富集的生态系统和人类重要的生存环境之一,具有涵养水源、净化水质、维护生物多样性等重要的生态功能。“十三五”期间,我国湿地保护与修复水平全面提升,新增湿地面积20.26万公顷,

湿地保护率达50%以上。

“我们将河湖长制进行延伸,建立‘湿长’制。”牛永刚说,明确了辖区湿地责任人,定期进行巡查,并充分动员街道社区的力量,用随手拍等方式将巡查工作日常化。

在云南省香格里拉市的纳帕海国际重要湿地,每年冬季都会有黑颈鹤、黑鹳等保护动物在此越冬,越冬候鸟数量超过5万只。纳帕海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介绍,纳帕海国际重要湿地已成为国内黑鹳种群最大、最集中、最为重要的越冬地和迁徙停歇地。

“生态变化大,来观光旅游的人多了起来,连候鸟都更亲近人类了。”家住纳帕海国际重要湿地附近的拉茸布农说,以前大家不注重生态保护,在湿地草甸上随意宰马、放牧,少数人还捕鸟、打鸟,鸟类都害怕人类了。

随着湿地管护的升级,以及“生态立州”理念的深入,群众开始改正过去的不文明行为,护鸟、维护湿地环境卫生……

“这与我们社区‘共建共管共享’的模式分不开。”纳帕海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宣教科科长赵旭燕介绍,他们建立了生态补偿机制,湿地生态功能补偿覆盖周边633户群众,并规范了群众牵马等项目,将保护区、湿地保护相关内容纳入村规民约,让群众树立湿地也是家园的生态理念。

2016年以来,纳帕海国际重要湿地共恢复湿地面积6300余亩,管护局、群众投放食物,确保鸟类有足够的食物来源,促进湿地生物多样性。

多样性。除了主动投喂食物,主动在湿地附近生态种植,为栖息动物提供食物来源也是保护湿地生物多样性的做法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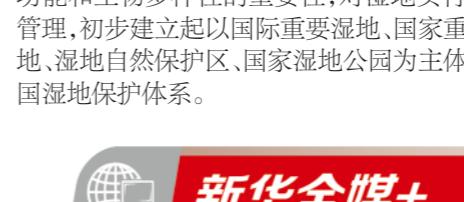
在云南会泽黑颈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群众正种植土豆。该管护局负责人介绍,这是为了让越冬的黑颈鹤能从土里找到食物,有利于它们保持野性,维持生存技能。

“十三五”期间,我国安排中央财政投入98.7亿元,实施湿地生态效益补偿补助、退耕还湿等2000多个项目,全面提升湿地保护与修复水平。

滇池北岸的宝丰半岛湿地是COP15的室外展览展示项目之一,目前正在抓紧进行湿地建设和生态恢复。

“我们将恢复和保护滇池湖滨生物多样性,营造滇池具有代表性的动植物群落展示点。”项目建设单位中机国际工程设计研究院西南分院党支部书记卢春霞说,他们一直潜心基础研究和水动力模型以提升湿地水质,并通过本土植物群落营建等工作,提升湿地生物多样性。

据了解,我国按照湿地生态区位、生态系统功能和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对湿地实行分级管理,初步建立起以国际重要湿地、国家重要湿地、湿地自然保护区、国家湿地公园为主体的全国湿地保护体系。



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建议:
为如期实现碳中和目标提供法律保障

此外,还有委员表示,我国燃煤电厂超低排放技术领先,光伏发电技术在国际市场拥有竞争优势,风电领域建立了完整的设备制造产业链,这些都为“十四五”控制二氧化碳排放提供了经验,建议加快推进节能减排降碳技术的研发、推广和应用,并完善相关的财税政策和市场体系。